

雙月刊 · 1978年第6期(總第25期)

書譜

篆書專輯

送名家對聯

書譜珍藏本
「一九七四—一九九〇」

貳拾伍

一九七八·陸

書譜編委會編

上海辭書出版社

每期楹聯：花鳥和氣驗人安樂

水木清華發地樞機

梁九圖



雙月刊

出版：書譜出版社
SHU PU PUBLISHING CO.,
社長、督印：梁披雲
編輯：本刊編委會
地址：香港灣仔道107-111號
慶邦樓三樓A座
電話：5-726009
Flat A, 2nd Floor,
107-111, Wanchai Road,
Hong Kong.
Tel. 5-726009
發行：利源書報社
Lee Yuen Subscription Agencies
九龍砵蘭街18-26號仁俊大廈一樓A座
Flat "A" 1/F., Yen Chun Mansion,
18-26, Portland Street, Kowloon, H.K.
Tel. 3-844483
承印者：大眾橡皮印刷公司
香港英皇道六五九號八樓
定價：每本港幣五元

花鳥和氣驗人安樂

戊申戊子冬十月丁未

水木清華發地樞機

丁巳冬月人梁九圖書

書

曉

山



並
江日

目錄

雅	集	金石篇	篆書專輯	專欄連載	扉頁題字
從吳趼人的趼字談起	讀《李文田論〈蘭亭〉墨跡》有感	謝無量軼事及其詩章書法	兩點意見	古法書鑑考選要	傅抱石的篆刻藝術初探
鄧散木二三事	益知	李芳遠	林懋義	徐邦達	篆書研究
高伯雨	祝嘉	6	7	8	漫談清代的篆書
3	4				北宋拓周石鼓文
					石鼓文校釋
					中日書法的關係
					中國歷代書法講話
					域外流傳書跡錄
					元刻《草書百韻訣》箋注
					書壇動態
					廷
					80
					硯父
					78
					之華譯
					76
					余雪曼
					73
					曾榮光
					66
					鄧孟
					60
					35
					吳兆璜
					30
					蔣善國
					18
					沈行
					12

本期《書譜》贈送書法書籤，詳情請看第八十頁

每期楹聯：梁九圖

編後話

本期刊出篆書專輯。像過去各個專輯一樣，都有主要的碑帖，綜述的文章，以及個別問題的研究。希望讀後對一種字體的產生、發展、特點，有個概括的了解。

選刊的碑帖，本期選了《石鼓文》，這是我國古代篆書保存下來的有代表性作品，值得欣賞，也很值得保存。但在篆書的範疇內，目前一般人接觸較多的還是小篆，應該還有小篆的書法作品。限於篇幅，這一期是容納不下了，只好安排在下一期，即「篆書專輯」分為兩期。下一期的文字將偏重於實用性，除了提供小篆範本外，還有專文論述篆書的書寫要領。

在香港舉行的第三屆亞洲藝術節中，有一項關於中日書法的探討，本刊編輯委員曾榮光先生應邀在大會堂作專題演講，配以幻燈，以增視覺效果。這次演講反應良佳，許多友好索取講稿，現請曾先生將是次演講的講稿整理刊於本期，即《中日書法的關係》一文，請讀者們垂注。



篆書專輯之北宋拓周石鼓文（第三十五頁）

書譜叢帖

古今書蹟・名家珍藏
可欣賞！ 可臨摹！

● 第一輯

漢・張遷碑	HK\$24.00
穎上黃庭蘭亭二種 東陽蘭亭	HK\$18.00
王獻之十三行	HK\$20.00
北齊水牛山文殊般若經	HK\$14.00
明裝本褚遂良雁塔聖教序	HK\$24.00
李北海葉有道碑	HK\$20.00
明拓唐道安禪師碑	HK\$26.00
懷素大草千文宋羣玉堂原刻本	HK\$30.00
宋克錄子昂蘭亭十三跋真跡	HK\$16.00
祝枝山太湖詩卷真跡	HK\$18.00
(全套10本)	HK\$210.00

● 第二輯

晉人書度尚曹娥碑	HK\$10.00
唐摹王羲之一門書翰	HK\$12.00
唐歐陽詢夢奠帖	HK\$10.00
唐歐陽詢行書千字文	HK\$16.00
唐懷素論書帖	HK\$ 8.00
唐張旭草書古詩四帖	HK\$15.00
宋歐陽修詩文手稿	HK\$10.00
宋徽宗趙佶書蔡行勅	HK\$ 8.00
宋徽宗趙佶書恭事方丘勅	HK\$ 8.00
宋徽宗趙佶草書千字文	HK\$20.00
宋高宗趙構草書洛神賦	HK\$13.00
宋孝宗趙昚草書後赤壁賦	HK\$10.00
宋朱熹書翰文稿	HK\$ 8.00
宋陸游自書詩	HK\$14.00
宋張即之書報本庵記	HK\$10.00
宋文天祥書木鷄集序	HK\$ 8.00
元趙孟頫書急就章	HK\$20.00
元趙孟頫書煙江疊嶂詩	HK\$16.00
元趙孟頫書歸去來辭	HK\$12.00
元鮮于樞書王安石詩	HK\$12.00
(全套20本)	HK\$240.00

● 第三輯

王獻之鴨頭丸帖	HK\$ 8.00
釋懷素苦筍帖	HK\$ 8.00
釋高閑草書千字文	HK\$ 15.00
蘇軾祭黃幾道文	HK\$ 10.00
蘇軾答謝民師論文帖	HK\$ 10.00
黃庭堅華嚴疏	HK\$ 10.00
張孝祥行書二帖	HK\$ 8.00
魏了翁文向帖	HK\$ 15.00
張即之書杜詩	HK\$ 25.00
趙孟頫自書詩	HK\$ 15.00
鮮于樞行書詩贊	HK\$ 20.00
袁易錢塘雜詩	HK\$ 12.00
揭傒斯臨智永真草千字文	HK\$ 15.00
吳叡隸書離騷篆書千字文	HK\$ 15.00
陳獻章自書詩	HK\$ 18.00
吳寬種竹詩	HK\$ 15.00
祝允明草書前後赤壁賦	HK\$ 22.00
文徵明書赤壁賦	HK\$ 24.00
王寵自書詩	HK\$ 15.00
徐渭女芙館十詠	HK\$ 15.00
(全套20本)	HK\$ 295.00

外埠郵購，每輯另加郵費、掛號費、包裝費，
港幣二十元。單本郵費掛號費另收。

《書譜》雜誌合訂本

第一輯 (1-7)

第二輯 (8-13)

第三輯 (14-19)

每冊定價三十元

歡迎讀者電話購書 不論冊數多少 專人送到

雅集

雅集

從吳研人的研字談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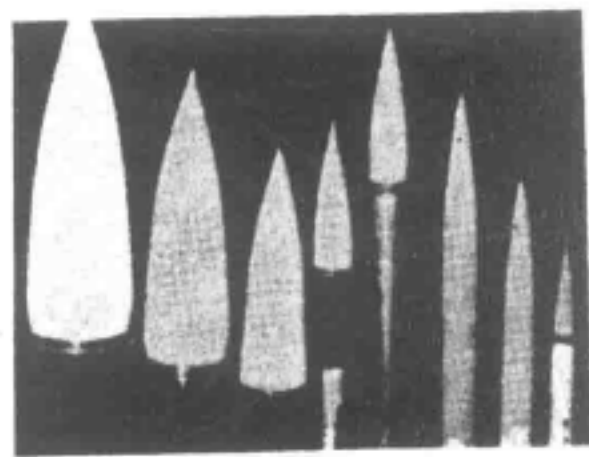
高伯雨

一九七六年第四期的「書譜」，有寒山先生的「吳研人與筠清館帖」一文，標題和內文，凡「研」字皆排作「研」字，我一看之後，大歎吾道不孤，六十年來我心中一想到吳沃堯此人，必定把他的別字研人唸作研人，覺得這樣不但容易讀，容易記。此自孩童以來的積習，至今還不能改，不過寫在文字上就不會寫作研罷了。

這習慣說來源遠流長。一九一九年二月我獲見一部「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」，書上所印作者吳研人還是吳研人，總之那時我沒有注意，也許是印吳研人的，而我年紀小，讀書不求甚解，沒有留意是研研之分，便讀為吳研人，和幾個年事較大的朋友提到這書，他們亦讀研人，甚至一九二四年書齋的老師要去新加坡募捐，同我借些小說帶上船消遣，我介紹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給他，他也讀作吳研人。

其實把研人寫作研人，已非六十年我已如此，在八十年前已有此誤會了，實因為這個研字不通俗，難怪人家寫錯讀錯的，排字房排錯，更是司空見慣。

吳沃堯的別字，最初叫繭人，不是研人，後來才改的。當



雅集開辦以來，亟得各方友好支持，珠玉紛投，奈何本期稿擠，不少佳作迫得留待下期才能公諸同好，祈請見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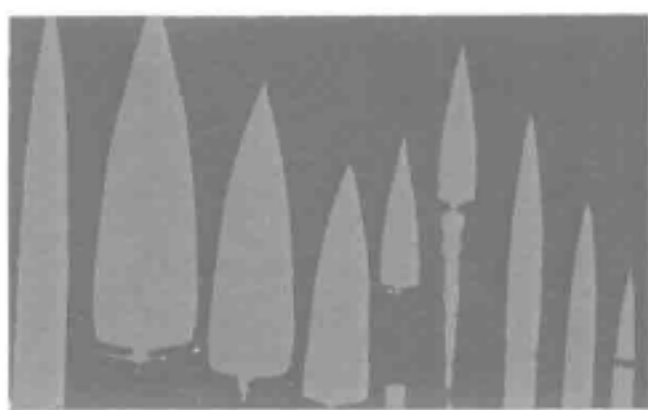
他二十七歲時（光緒十八年，公元一八九二年），某女士為他題扇，上款誤書為「繭仁」。沃堯見之歎曰：「是殭蠶我矣！」于是易「繭」為「研」，以為「研」較通俗也。可是那些不知繭研同音的人，又誤稱他為吳研人或吳妍人，弄到他啼笑皆非。吳沃堯于下一年作詩正名，詩前附以小序云：

余自二十五歲後，改號繭人，去歲復易繭為研，音本同也。乃近日友人每書為研，口占二十八字辨之：

姓字從來自有真，不曾須石證前身。

古端經手無多日，底事頻呼作研人。

此外，他又有一首詩，記得兩句是：「試向粧台攬鏡照，阿儂原不是妍人。」可見其風趣一斑。（「古端」是指舊端硯。）我素來主張人名要取通俗易懂的字，現代的人和六七十年前的人不同了，幾十年前的人，往往從經書中取名，以證明有出處，于是那些怪字就時時出現，一般人固然不懂，就是飽讀詩書的人也未必盡懂。在今日的香港，更不宜用罕見的字做名，友人某君之子，是大名鼎鼎的兒科醫生，十五年前港大畢業，他的單名叫戮（音易）。我說糟了，糟了，病人見到這個字不知怎樣讀音，掛起招牌來，人們也不唸讀，要去請教大學教授呢。（這個字在六七十年前還有些人懂得它的音義，現在的人懂的恐怕百中無一了。）



雅集各抒所長，書法篆刻，在所歡迎，但也不妨對歷代名蹟或書法理論的不同見解，提出論爭。學術爭論，能互相促進，而無傷大雅。

讀《李文田論〈蘭亭〉墨迹》有感

祝嘉

「蘭亭」妙筆信無倫，萬古千秋字字珍。莫把奇珍當賈鼎，惟恐無補費精神！

唐賢摹本已通神，休說山陰筆下真。古跡流傳今不少，天

成適麗有誰倫？

十年前在國內關於「蘭亭」真假的問題，報刊上頗有論戰的文章，但不久也就休戰了。有些人以為算是定論了，所以不須再討論了。但是事實並非這樣，認為假物的人並不多。一九七五年四月香港出版的「書譜」第四期，又登載「點破『蘭亭』真偽的李文田」一文，附有李文田的蘭亭跋墨跡。內面提出三疑：一為劉孝標注引王右軍稱此文為《臨河序》，現在的《蘭亭序》沒有題目。不知義之當時寫此文，原沒有題目，所以後

世有稱為《臨河序》、《曲水序》、《修禊文》、《修禊序》、《蘭亭序》、《蘭亭文》……二是王羲之此文乃擬石崇《金谷序》，「金谷序」短，而「蘭亭序」自「夫人之相與」以下多無數字。就算是擬「金谷序」吧！但作文不比填詞，長短當然是可以的，只擬一部分也是可以的。三《世說注》比《世說》原文多四十餘字。《世說》刪節原文，而注文補入，又有什麼可疑呢？行草之體，漢代已有，張芝的字固屬翻刻或臨本，然漢簡上的墨跡，是清楚的，則這種行草書不始于晉，且行草與楷書原是兩途，怎可說一定要近《爨寶子》、《爨龍顏》呢？若說不像「兩爨」就是假東西，那這個問題牽涉得太大了，無法解答了。李世民（唐太宗）當時搜集王羲之墨跡，得三千紙之多，都沒有一紙是真跡嗎？而懷仁所集「聖教序」多取于此，尚有大雅集的「興福寺碑」，都不像「兩爨」，所集之本都是假東西嗎？而這些假東西又假得那麼相像，像是一個人寫的，真是怪事！況除了王羲之之外，晉人尚有不少行草書流傳，都沒有像「兩爨」的，那麼都是假的嗎？我看是很難解答的吧！何延之是唐初人，他寫的《蘭亭記》，對李世民是很侮辱的，後世「天子捐信于匹夫」的話，就是根據此「記」，若以後世的文字獄來說，就是事實也可以大流血了，何延之是不敢造謠的。他說是從辯才弟子玄素親告他的。說是假的，這一篇「記」也要推翻，證明是後人偽造的。

王羲之臨鍾繇的《墓田丙舍》帖，其中「也」字，也和各家臨本「修禊事也」的「也」字相像，其中有幾個「之」字，也可于各臨本中找到相同的寫法。也有人說是智永假的。智永的字十分拘謹，我們所見雖然不多，而且智永「正草千字文」墨跡，曾見過兩本，都靠不住。但據古人的評語，也是說其太拘謹的。對《蘭亭序》的自由自在，變化萬端的做法，他是寫不出來的。況從現在所見的叢帖中，也找不到有這樣高妙的章法，又誰有本領去作假呢？且虞世南是智永的學生，智永假的，也騙不了虞世南。

說到有本領假王羲之書的，我只能勉強找出三個人：第一是張翼，他當時假義之字給義之看，義之也要再三把玩，才說出「小人幾欲亂真」；第二是王獻之，但一個中含，一個外拓，筆法仍有不同。第三是獻之的外甥羊欣，或可得其一二，還有那個有本領去作假呢？而且章法為歷代行草書之冠呢？

神品

石門銘

豐龍顏

靈廟碑陰

妙品

鄭文公四十二種

暉福寺

梁石闕 枳陽

弥天四海獨沈吟誰識冬郎一片
心殘燭冷灰禪氣息西崑山當
日是知音
芳遠一兄方韓校韓冬郎詩因以題照丁酉无量

謝無量軼事及其詩章書法

李芳遠

遜清末造，盛宣懷督辦奉旨創辦南洋公學于滬濱，延清紹興蔡元培先生長校政，即今交通大學之前身。時海禁已啓，西風東漸，清廷受明治維新影響，亦多遣派留學生東渡，時與學諸子，多出類拔萃人物，如項讓、邵力子、黃炎培、李叔同、謝無量輩皆是。諸子多富革新思想，及東渡，適係中山先生創立同盟會于東京，多與其事。建民國改元，遂成政治、經濟、文學、藝術、啓蒙人物、炳耀一世，各有千秋。謝無量號寄庵，又號齋翁，成都府人。少時，與紹興馬福田號一浮者，同學于焦山書院。及東渡歸，復與廣西馬君武者，三人共創《繙譯世界》雜誌于上海，風靡一時。方其旅東日，適李叔同與曾孝谷王正廷輩創立「春柳社」于東京，翻譯西洋民主革命文學名著，如《茶花女》、《黑奴籲天錄》、《血衣》等，李叔同將小說《茶花女》改編戲劇，以歌劇姿態出現，自編、自導、自演，傾動一時。異時「春柳社」遷回上海，遂成我國新戲劇之先河，李叔同既演《茶花女》，未幾，即離去。後起者未能秉承其嚴肅對待藝術事業之風軌，且多浮躁子弟屬入。風貌遂異。蘇曼殊目擊其狀，嘗撰《春柳社劇談》一文，深致惋惜，其文尚見柳亞子編《蘇曼殊全集》中，亦我國戲劇史之片段也。

曼殊書札集中，亦不乏與謝無量相往還，先生致力文學，頗多譯述，其所著《中國大文學史》，且為我國初見。魯迅著

述，頗多引徵。先生富才華，不獨治經治史，其詩其文，皆具風格，雖或藻思綺情，樸茂如兩晉間人，奄有隆宋餘韻，陳衍《近代詩鈔》，收錄頗多。書法亦復如是，出入漢魏六代，瘦勁如山谷，蔚為當代翹楚，日本書壇，譽為震旦第一，已故名手于右任葉楚儉輩，極推崇之，余嘗見其節臨誌公銘，跌宕入古，而新意別出，此正書家所難能者，晚歲筆墨入化，如出天籟，瘦勁不凡。

余早耳先生鴻名，而未一識韓荊州也。回憶乙未丙申間，余居都門，會馬一浮丈于旅邸，承介紹，始接高軌，先生固好獎掖後起者。其所居鐵獅子胡同人大學舍，與余所居亮果廠寸園，相去不遠，遂得常時請益，一甌犀液，鬯譚古今，印象甚深。夫人馮氏，亦婉淑，工填詞，想其花晨月夕，論對之樂，亦誠季世希有者。先生篤學，晚年猶致力學習俄文。只此一端，誠足策勵學風，為後生表率。而其風流儒雅，能崇敬釋典，且有弟出家，居緬甸，真虛懷若谷，未嘗有門戶町畦之阻。宜其學問淵博，下筆如江漢會流，時有濤瀾壯觀。嘗贊歎弘一大師治律，歷詢其行德，以師深明律義，始克制行精到，儒宗所謂不逾矩者，蓋只公一人而已。亦嘗為余言公早年在南洋公學事。時與公同住一樓，隔壁而居，公有房二間，壁上琳瑯滿目，盡是書畫。居常閉門用功，其為人治學，一本認真，而待人懇摯，溢于言表，時方英年，嫻寄聲，嘗自刊詩稿，贈諸同學。彼亦得一冊。寄存吳梅教授家，其後遭回祿，殊堪惋惜，此詩集即《李廬詩鐘》，公有自序一文尚傳。及東渡留學，亦嘗過從，多論學術，亦嘗涉及革命事，當時同盟會章程即馬君武起草者，二公皆入會。及回國，亦皆加入南社。曼殊謝世後十年，聞公

出家西湖，精研南山宗，已成一代宗匠，深致景仰，屢思請益，公則行雲流水，了無定處，竟慳于緣。而公之書法，則隨其道行而益高，為士林所重。可知書法之造詣，原由心造，非全憑臨池之功也。余嘗觀先生執筆書寫，其懸腕伏腕不一，運筆靈巧，必意在書先，雖聚精會神，而悠閒不迫，有不可思議之意態韻味出現，此大書家之三昧也。先生嘗覽拙書，謂子書如米，所穿當徹。余謂吾書非豐腴，安得南宮風度？先生謂其瘦其肥，風神近也。及今猶時縈迴腦海之中。夫人世無常，何物而非若是。回憶曩日，先生與余及楊樵谷者，皆馬一浮丈座上常客。相聚一月有餘，聆其論對之樂，前塵影事，悉皆現前，及離別，時值早春，是日風沙遽作，黃雲蔽日，余奉蒼梧李任公命，代彼送馬丈，遂擬偕至火車站。丈曰勿送，有公家護送，為余送謝老楊老歸寓為是，遂止。三人其立前門飯店外，望馬丈轎車東去無蹤，始散歸。今而尚在人世者，此余一人。三老皆已駕

鶴遐升去矣。往事茫茫，那堪回首。余嘗詣先生處請益，時方校編箋註《韓偓詩集》，蓋以著述自活。馬丈為題扉頁籤條。先生嘗題贈一詩，亂後緇帙都墜。先生遺墨，獨存此屏條。詩云：「芳遠兄方輯校韓冬郎詩，因以題贈。彌天四海獨沈吟，誰識冬郎一片心，殘燭冷灰禪氣息，西崑當日是知音。」余每展對，不勝人琴之感，相去蓋已二十有一寒暑矣。久思和韻，乃因喪亂而未果，今次原韻者五首，以殿斯文，兼作輓歌。其一：「冬郎早日愛清吟，摘艷薰香見匠心，殘燭冷灰留得句，玉谿已許老成音。」其二：「報國危曾捋虎吟，暖池浴鳳更何心，香奩一卷千年後，猶自人間見賞音。」其三：「漫効江離澤畔吟，本來同調是同心，高山長水宗風在，自笑齊竽遇省音。」其四：「摩挲墨紗久沈吟，已隔幽明徒有心，誰惜瑤琴出爨下，撥弦猶自起清音。」其五：「交誼重尋費若吟，亂離生死最傷心，早將淨眼雲諸相，但把餘情寄八音。」

關於《行書發展三階段》

《書譜》總第十八期馬剛先生《行書發展的三階段》中說：「有些人因字形的繁簡不同而產生錯覺，以為楷生行，行生草。（宋蘇軾也這樣說）。但這種說法久已為學者所不取。南宋姜夔主張草、行各有來源：『草出于章，行出于真。』（續書譜）」等等。

馬剛先生對蘇軾的話的理解我以為值得商榷的：

東坡《書說》的原文是這樣的：「書法備于正書，溢而為行草，未能正書而能行草，猶未能莊語而輒放言，無足道也。真生行，行生草。真書如立，行如行，草如走。未有未能立而能行，未能行而能走者也。」

顯然，坡翁說的是書法的學習途徑，並非書體的發展與演變。從書法學習的途徑看，蘇軾提出學好楷書是根本，也就是「立」，而後再學習行書、草書。用「立」、「行」、「走」來比喻循序漸進，熟而生巧，我認為是正確的可循之法。

是不是馬剛先生自己產生了錯覺？當然，僅只這點是不能淹沒馬剛先生「行書發展」大作的光芒的。

兩點意見

林懋義

《宋克杜子美壯遊詩》《出師頌》釋文有錯

《書譜》總第二十二期《編讀往來》欄中，對《宋克杜子美壯遊詩》和《出師頌》補充了釋文，這樣做，對讀帖幫助很大，很有必要。

我參考杜甫原詩《昭明文選》讀釋文，發現釋文個別地方，還有商榷的餘地。不鄙孤陋，摘抄如下，請正。表述如下：

《壯遊》釋文

我對書作和釋文的看法

嫉意懷剛腸	意	惡
脫略小時輩	時	兒
長洲菱荷香	菱	菱
曳裾置醴地	禮	醴
凋瘵滿膏肓	盲	肓
（落款）	書于廣平之州堂	草（）堂

《出師頌》釋文

我對書作和釋文的看法

兆基開業	作	兆
實天所啓	夫	天
顯顯令聞	今	令

（如能把第二十期的《急就章》釋出，也很必要。）

古法書鑑考選要

徐邦達

一、西晉

陸機書「平復帖」

紙本，縱二三·八厘米，橫二〇·五厘米。章草書，本文云：

「彥先羸瘵，恐難平復，往屬初病，慮不止此，此已為慶。年？？男幸為復失，前？？子楊往初來主吾？？患臨西復來，感儀詳時，舉動？觀，自軀體之善也。思識量之邁前，勢所？有，？稱之。爰（或「夏」）榮冠亂之際，聞？不悉。」

按：此帖結體同于章草①，但無挑筆、波勢，與所見宋拓《淳化閣帖》第二冊中收入的西晉初衛恒的「頓首州民帖」（應即「草稿」書）大略相似。筆法很樸質，禿毫中鋒直下，較少頓挫；近世紀在新疆一帶所發現的漢、晉時代的木簡、紙片上的古墨蹟中，有些草書，就同此帖的寫法很接近，可見其相通的時代風格。

帖紙係麻料製成，製法很粗糙，纖維束較多；簾絲紋看不清楚，可能是用布抄製的，那正是比較原始的早期作法。老化程度已極深。高度在二四·五厘米以下，也附合一般唐以前古紙的尺度②。其質料製法種種和漢魏時代的東西沒有什麼區別③，這就加強了的確是晉代墨蹟的可信性。

帖中所說的「彥先」，或以為是賀循，考《晉書》賀循傳④；「循羸疾不堪拜謁」，又說：「循有羸疾，而恭于接對，詔斷賓容，其崇遇

如此」，那都是賀氏晚年的事情，已在東晉（循卒于元帝大興二年），那時陸機早已逝世了，所以並不很對。又和陸機同時入洛的，還有一位顧榮，亦字彥先，但未聞有羸疾之事。

又考：陸機的弟弟陸雲有給楊彥明的一封信⑤，其中說道：

「彥先相說疾患，衛欲增廢，深為暢然。行向裏駕疾來，應百年之望。雖未必以此為疑，然親親所以相卹之一感耳。想動服藥，行復向佳耳。」

又給陸典一信⑥中也說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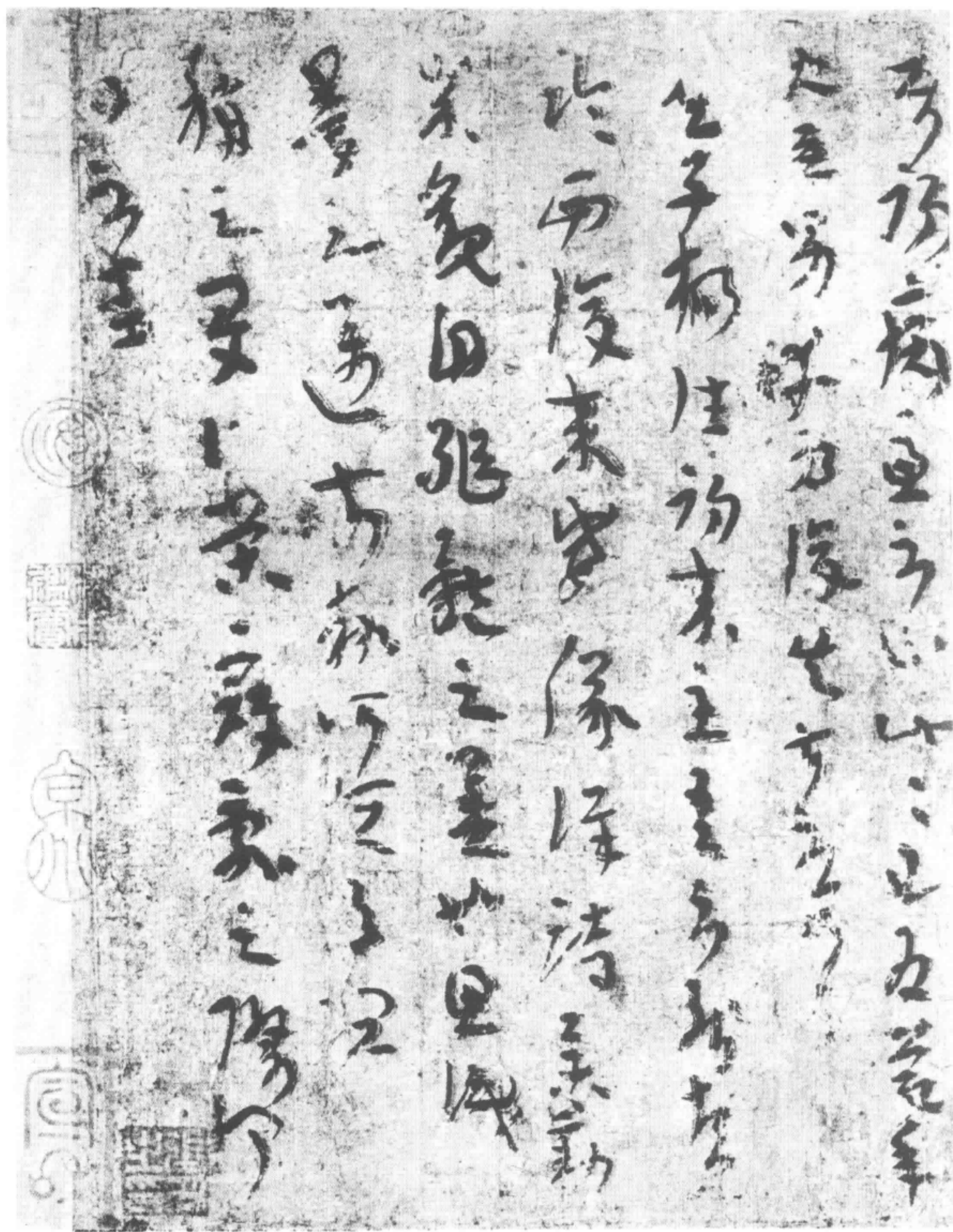
「每念彥先，情兼剝裂，年盛志美，全姿可借（按疑為「惜」字之訛），舉言及，不知心傷也。」

似乎這位彥先是壯年就死去的，而且死在二陸之前。又考陸機有「代顧彥先贈婦」兩首詩⑦，收於《昭明文選》中，李善注云：「五言集，為全彥先作，今云顧彥先，誤也」。陸雲也有「二贈二答詩」四首。按：陸機詩中有「願假歸鴻翼，翻飛浙江記」之句，那麼這位全彥先乃是浙江人；代作贈婦詩，可見此人的年齡不會太老的。綜合起來看，這裏一系列——本帖和二陸書札以及詩中所談到的彥先，應當都是這位壯年夭折的全彥先，車吳有全琮，錢塘人⑧，可能或是一家人。

此卷原有元人題名——張斯立、楊肯堂、郭天錫等，見《吳氏書畫記》卷四記載之，到清初《平生壯觀》卷一著錄時已經佚去。帖上末一行字下有朱文：「殷浩□□」大方印，文細色淡，左邊兩個字，已經看不太清楚了。明張丑以為此帖就是宋米芾所說的李太師（瑋）晉賢十四帖中的陸機一帖（見《真跡日錄》二集），按：米芾《書史》中說：

「余閱書白首無幾遺墨，故斷自西晉。晉賢十四帖，檢校太師李瑋子侍





中王貽永家購得，第一帖張華真楷，鍾法；次王濬，次王戎，次陸機，次陸玩，表，晉武帝批答；次謝安，次王衍，次右軍，次謝萬兩帖，次王珣，次臣唐、晉武帝批答，次謝方回，次郗愔，次謝尚。內謝安帖有「開元」印，謝萬兩小璽，「建中翰林」印；安及萬帖有王涯「永存珍秘」印。大卷前有印「梁秀閱書」古印，後有殷浩印，殷浩以丹，梁秀以赭，是唐末賞鑒之家。其間有太平公主胡書印，「王導之印」。

殷浩印，米芾說在大卷的後面，而陸機帖依排列次序看，應在中間——第四，不可能有殷浩印，所以也不可能肯定此帖必然就是李璋十四帖之一。

此帖歷代流傳之緒，所知如下：北宋入宣和內府，明萬曆間歸韓世能，逢禧父子，後歸張丑；清初歸葛君常，後由王濟之經手售給馮銓，又歸梁清標，刻入《秋碧堂帖》；又歸安岐，後入清內府，又賜出歸成親王永理，後轉入恭王奕訢手，傳之其孫溥偉，又與其弟溥儒，最後售給項城張氏，今歸故宮博物院。詳情見于卷末傅增湘題跋中。

注釋：

- ①章草與今草結構全異，且每字獨立，不作連綿之勢。
- ②參看《文物》一九六四年第一期，潘吉星先生所撰「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纖維紙」一文。
- ③據潘先生所見實物觀察統計，晉紙尺寸縱度不超過此數，以後漸高，是唐、五代紙一般也在廿八厘米左右。到宋初才有高至三〇厘米以上的。
- ④《晉書》卷六八。
- ⑤《陸士龍集》卷八——晉陸雲。
- ⑥同書卷一〇。
- ⑦見《昭明文選》卷二四。
- ⑧見《六國吳志》卷。

二、東晉

王氏一門法書

（即萬歲通天摹帖）

紙本，縱二六·三厘米，通橫二五八厘米。

一、原小正書標題：「臣十代再從伯祖晉右軍將軍羲之書」（按應為唐五方慶書）。

本文云：

「十一月十三日，羲之頓首、頓首。頃遭姨母哀，哀痛摧剝，情不自勝，奈何奈何？因反慘寒，不次，王羲之頓首、頓首。」（行書）。

二、無標題，亦王羲之書。

本文云：

「初月十二日，山陰羲之報。近欲遣此書濟行，無人不辦達信。昨至此，且得去月十六日書，雖遠為慰。過囑卿佳不？吾諸患殊劣。方涉道憂悴，力不具，羲之報。」（行草書）。

三、原標題：「臣十代叔祖晉侍中衛將軍舊書。」

本文云：

「著頓首。□□□為？吾癩腫，？？甚無賴，力不□□頓首。」（行草書）。

四、無標題，無名款，同下王慈書。

本文云：

「翁尊體安和，伏慰。侍省小見並健。適達信，參澤小頓，自當令卿知吾言之不虛也。郭桂陽已至，將甲甚精；唯王臨慶軍馬小不稱耳。比痛者皆差耶？秋冬不復憂痛也。遲更知問。七月廿七日。」（行書）。

五、原標題：「臣九代之從伯祖晉黃門郎徽之書。」

本文云：

「二日告：民女新月哀摧不自勝，奈何奈何？念痛慕不可任。得疏知汝故異惡懸心。兩濕熱，復何以食不？吾牽勞並頓。勿復數日還，汝比自護。力不具，徽之等書。」（行書）。

六、原標題：「臣九代之從伯祖晉中書令憲侯獻之書。」

本文云：

「廿九日，獻之白：昨遂不奉芳札（按二字鈎摹時已缺右半，原用細線圈出）恨深。體中復何如？弟甚頓。勿勿不具，獻之再拜。」（行兼正書）後附：「太子舍人王琰牒。在職之載，家貧，仰希江、郢所統小郡，謹牒。七月廿四日，臣王僧虔啓。」（行兼正書）。

七、原標題：「臣六代從伯祖齊侍中懿子慈書。」

本文云：

「得栢酒等六種，足下出此已久，忽致厚費，深勞念至！王慈具答。范武騎。」

八、無標題，亦王慈書。

本文云：

「汝比可也，定以何日？東，想大小並可行。遲陳賜還，知汝省之。吾常可，不具。」（行草書）。

九、原標題：「臣六代從叔祖梁中書令臨汝安侯志書。」

本文云：

「一日志申祇？正屬雨氣方昏，得告深慰。吾夜來患喉痛，憤憤何？。晚當故造，遲叙諸懷，反不具。」（行草書）。

末小正書一行又識：

「萬歲通天二年四月六日，銀青光祿大夫行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。上柱國，瑯琊開國男臣王慶進。」（按前小字標題中凡「天」、「年」、「月」、「日」、「國」、「臣」等字，均書作武周所改新體。）

按：此為唐摹晉帖的最善本，《唐朝敘書錄》中云：

「神功元年（神功元年即萬歲通天二年，其年九月改元）五月（現據本帖後王方慶自識則為四月），上（武后）謂鳳閣侍郎王方慶曰：卿家多書，合有右軍遺跡。方慶奏曰：臣十代再從伯祖羲之書，先有四十餘紙；貞觀十二年，太宗購求，先臣並以進訖，惟有一卷見在。今進臣十一代祖導、十代祖洽、九代祖珣、八代祖曇首、七代祖僧綽、六代祖仲寶、五代祖審、高祖規、曾祖褒並九代之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已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並進。上御武成殿示羣臣，仍令中書舍人崔融為《寶章集》，以叙其事，復以集賜方慶，當時舉朝以為榮也。」

本帖後岳珂跋中也說道：

「按《唐史》：天后嘗訪右軍筆跡于方慶家，方慶進者十卷，凡二十有八人，惟羲、獻見于此帖。所謂十一代祖導、十代祖洽、九代祖珣、八代祖曇首、七代祖僧綽、六代祖仲寶、五代祖審、高祖規、曾祖褒皆軼焉。」

現在此卷僅存王羲之（二帖）、王羲之（一帖）、王徽之（一帖）、王獻之（一帖）、王慈（二帖）、王志（一帖）皆有方慶標題。又王羲後附無名人一帖，細看亦王慈書，當是誤裝于前，又王獻之書後附王僧虔一帖，二帖都無標題。實在共有七人、十帖，應缺二十一人；原來到底有幾帖，已經無法查考，在岳珂手中時也不知還存幾帖。每帖下中縫照例鈐有朱文「居仁文府」宋印一方，現在也殘缺不連的居多，可見拆散不全的痕跡。

此帖墨色較淡，雙勾廓填非常明顯，其原帖當時已破碎殘缺的地方，這裏都用細線鈎出以示真相，此即與有意作偽本不同處。

其中王羲之「姨母」一帖，略有隸書筆法，疑是早作，與下「初月帖」比較有些不同，估計書寫的時間一定距離得較遠。又「初月」就是正月，羲之的祖父名政，所以改正月為初月，這是避他的家諱。王獻之「廿九日帖」，行楷方闊，精整自出新意，所以父子得以並稱。此帖第一行末二字「贖半邊」，到淳化年間刻入官帖時，則竟完全去掉，連邊上的半個「僧權」字，也都沒有了。後王僧虔書王琰牒，却有幾分小王禮格，從這裏更看出了北宋蘇軾行楷書的由來。王慈「栢酒帖」後的「范武騎」之字，應是受信者的上款，這與王羲之書「快雪時晴帖」末行的「山陰張侯」相同。「范武騎」字與上行的中間，有六朝人題名——「唐懷充」之字，原應騎縫書，可知此上款與帖文是曾經拼接，大概上款係寫在卷背紙上的。

第八帖「何日？東」云云東晉人往往簡稱會稽郡為「東」，因當時京城建鄴在郡西之故。此則或指「東海」，考王慈曾為「東海太守，行徐州府事」。見史傳。

諸帖雖均出于鈎填，但估計一定能夠忠實地保存了原樣，如所有「飛白」處都很自然開叉出絲好像一筆寫成，真可謂下真蹟一等。

又考王方慶是王導的第十一世孫，他和王羲之不是直系下來的。他在武后朝官至鳳閣侍郎，長安二年壬寅（公元七〇二）卒，諡「貞」，所撰雜書凡二百餘卷，詳見史傳②。

此摹搨本的發端，略見于《唐朝敘書錄》，已見上錄；岳珂跋中又述其後流傳之緒云：

「……有《建隆（宋太祖年號）新史館印》，蓋即當時摹取留內之本，而界之館中者。建中諸國刻歸《秘閣續帖》（按即太清樓後帖），有小重（按今無）並「穎川」印。而之態備，衆妙畢，過天真，亦非他帖可擬。淳熙己亥（公元一一七九）歲，先君（岳霖）在郎省，以一端石四畫軸易之韓莊敏（鎮）家。」

此後明文徵明跋中又云：

「此書世藏岳氏，元時在其幾世孫仲遠處，不知何時歸無錫華氏，華有栖碧翁彥清者，讀書能詩，多蓄古法書名畫，帖尾有「春單軒審是記」即其印章。今其裔孫夏，字中甫者，襲藏維謹，恐一旦失墜，遂勒石以傳。」（按即指《真賞齋帖》中所刻）。

此段筆法圓熟，驗係文彭代書。至明末入項薦壽家，又為陳定收得，有印記可考；清乾隆時歸之內府，一直藏于宮中，後為溥儀盜出，至一九五四年偽滿垮台後，流出長春市上，輾轉歸之遼寧省博物館收藏。

注釋：

①《法書要錄》卷四輯入。

②見《舊唐書》卷八九。

又考黃伯思《東觀餘論》卷下：「跋王方慶押尾後」一文云：「王方慶雖系出瑯琊，然自喪至方慶四世封「石泉」，今寶章押尾乃云「瑯琊縣男」，不解其義，或方慶當改封而史失其傳耶？」

（編者注：有關「王氏一門法書」的圖版，請參看本社出版的《書譜叢帖第二輯之「唐摹王羲之一門書翰」》。）

（一）



篇石金

傅抱石的篆刻藝術初探

沈行

傅抱石先生自用印



石抱傅



印之石抱



印之石抱



傅



傅



化大跡輗



利大石抱



喻新



諭新



後醉往往



新唯命其



作之心得石抱



抱石之作



悲鴻長壽

傅抱石先生篆

沈左堯刻



抱石山齋



姚雪垠印



一六九〇



鏡塘珍藏



石駝



不萬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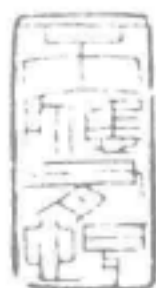
萬懋德



沫若之印



印癡



不應有恨



悲鴻十五後作



終身不擬作忙人

傅抱石先生離開我們已經十三年了，他的藝術像一座奇峻的山峯，離得逾遠，愈覺得高。先生的篆刻藝術同繪畫一樣有很深的造詣。只是印章所存不多，想要蒐集起來，作系統的欣賞、學習是不容易的。現在只能舉出幾方先生自己常用的印章，及我手頭留存印拓的，作一粗略的介紹與初步的探索。

一、繪畫、書法、印章的高度統一

抱石先生在《白石老人的篆刻藝術》一文中寫道：

「……這種美的典型的完成，是基于老人書法（詩、跋）、繪畫、篆刻的高度統一和有機的構成。老人的每一幅作品，都是一件崇高的藝術品，是一首排集縱橫的詩，是一曲令人難忘的交響樂章。畫面上的每項東西（書、畫或者篆刻）都生動地成為了藝術品的不可分割的一個組成部分。」

這段話用在抱石先生的作品也十分恰當。古來名畫家擅長書法的不乏其人，而像趙之謙、吳昌碩、齊白石那樣兼精篆刻的却寥寥無幾，抱石先生也是突出的一個。

中國畫在宋代以前，款識是很小的，同西洋的油畫差不多，只有一個簽名。元、明以降，文人畫興起，款識題跋越來越佔重要地位，印章作為名款的輔助標誌也隨之而發展。尤其到了清代乾嘉之後，篆刻作為一種專門藝術，煥發異采。從此印章在繪畫上成了必要的裝飾，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。有些畫家書法很高，但由于不會刻印，只能請人代刻，往往印章的藝術性不高，使畫面遜色，有的印章雖出自高手，但與畫作者的書，畫並不調和，還有些在同一畫面鈐上不同作者的印章，風格各異，成了雜燴，使人感到美中不足。抱石先生把一幅美術

作品比作一曲交響樂，我看，這繪畫就是主題旋律，書法和印章是和聲。只有各部分相協調才能動聽，如有一件樂器，一個音符不合拍，聽起來就覺刺耳。所以一幅中國畫，如果繪畫、書法、印章出于一人之手，並且具有統一的藝術性，這幅畫就是高度和諧的交響樂，就是完美無缺的藝術品。抱石先生的作品正是達到了這樣的境界。

抱石先生繪畫的特色是意境深邃，氣勢磅礴，筆力蒼勁，水墨淋漓，畫面排界縱橫而又精細絕倫。先生的書法遒勁秀拔，丰神雋逸。書法得力于書法，書法又得力于畫法。而先生的篆刻則又是書法的體現，灑脫而又嚴謹，大處奔放不羈，細處刻劃入微。畫、書、印三者的一致性，使我們看到先生的印章，就同看到先生的書法，而其瑰麗的畫面也就躍然眼前。

二、古意、新意的有機結合

書法與繪畫不同，繪畫的源泉來自生活，來自自然，可以繼承古人的傳統風格，也可以吸收外來的形式和技巧。而書法由于民族的語言文字的特殊性，來源于前人的創造，主要是繼承和發展的問題。印章基于書法（古印有動物圖案的是少數例外），是我國特有的藝術形式，而又不同于書法的是加上了章法、刀法，方寸之間，千變萬化，別有天地，這就不僅是繼承，還有更重要的是創新。我們可以臨摹一幅畫，但不能臨摹一顆印。先生曾說：

「刻印不比學畫，畫可搬而印不可搬，畫可不斷臨摹，而印必須獨創。」（註一）

記得我初學刻印時，有一次摹刻了一方漢印，連殘缺都表現得絲毫不爽，當時我還沾沾自喜，可是先生一看，就告誡我不要摹刻，學古即只能學其精神韻味，不可照搬。這些話到

今天好像還在我耳邊迴響。

先生主張刻印要從秦漢入手，而且一再囑咐我要學漢印，要有古意，在古意之中創立新意。先生于甲申（一九四四）年九月在拙作印存的序言中有這樣一段話：

「夫摹印之學，其寢成藝事，不過三數百年，皖浙繼起，如日中天，降及末流，僅守定型，無復古意。……同光間山陰趙撝叔興，以絕代聰明，間方寸天地，繁勁橫茂，新意尤多。……」

這裏，先生既反對那些「無復古意」的貨色，又讚美了「新意尤多」的東西。同上文又論及：「詔版權量，搗叔之功竟及邊欸」；「安吉吳缶廬縱石鼓文逞其雄健，湘潭齊白石變將軍印逞其新奇」，這是對藝術創造性的歌頌。

先生在《齊白石印譜集序》中曾引用了老人自己的話：

「刻印，其篆刻別有天趣勝人者，唯秦漢人。秦漢人有過人處，全在不蠢，胆敢獨造，故能超出千古。……」

先生對這段話極為贊賞，認為齊白石用一個「蠢」字「罵盡了一切保守主義者」，同時又讚揚了「成為老人篆刻藝術上高度成就的原動力的『胆敢創造』的積極精神。」

這就是先生主張學古而不泥古的精意所在。不僅提倡學漢，而且主張「必先博綜衆通方能自樹，免墜魔境」。（註二）先生早年有一方印刻了《印癡》二字，說明先生曾于治印之道沉緬其中，下過極大的苦功，向多方面學習，吸取前人的精華。先生常用的白文印《抱石之印》、《抱石大利》等，古樸渾厚，雍容清新，係漢印風格；從《印癡》等朱文印可以體會到浙派的韻味，而先生早年仿刻趙之謙印是可以亂真的。到先生後期的印作，則把秦漢與皖浙諸大家的風格包容渾化，獨出蹊徑，自成一格。這就是先生篆刻藝術中「古意」與「新意」的巧妙結合。